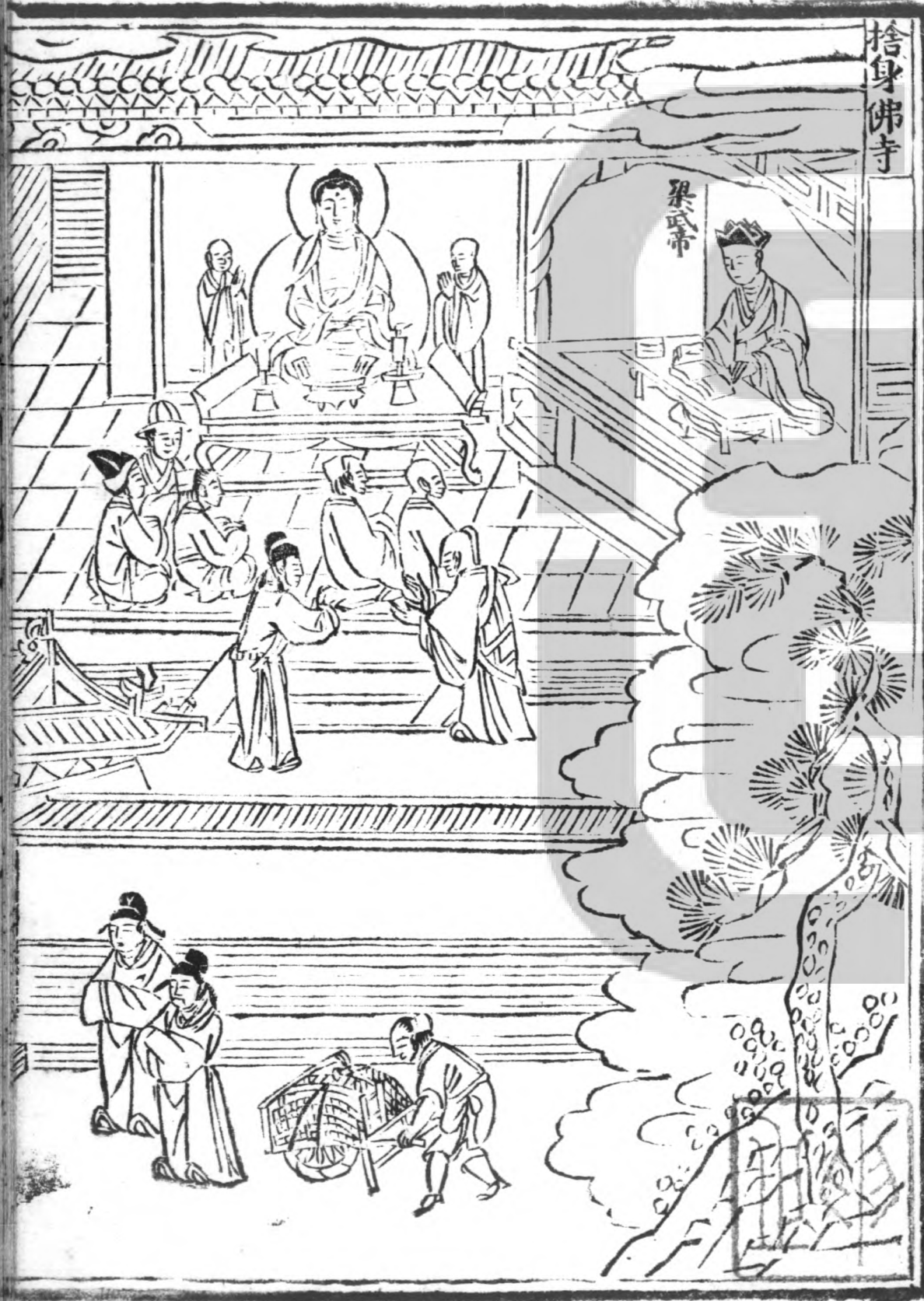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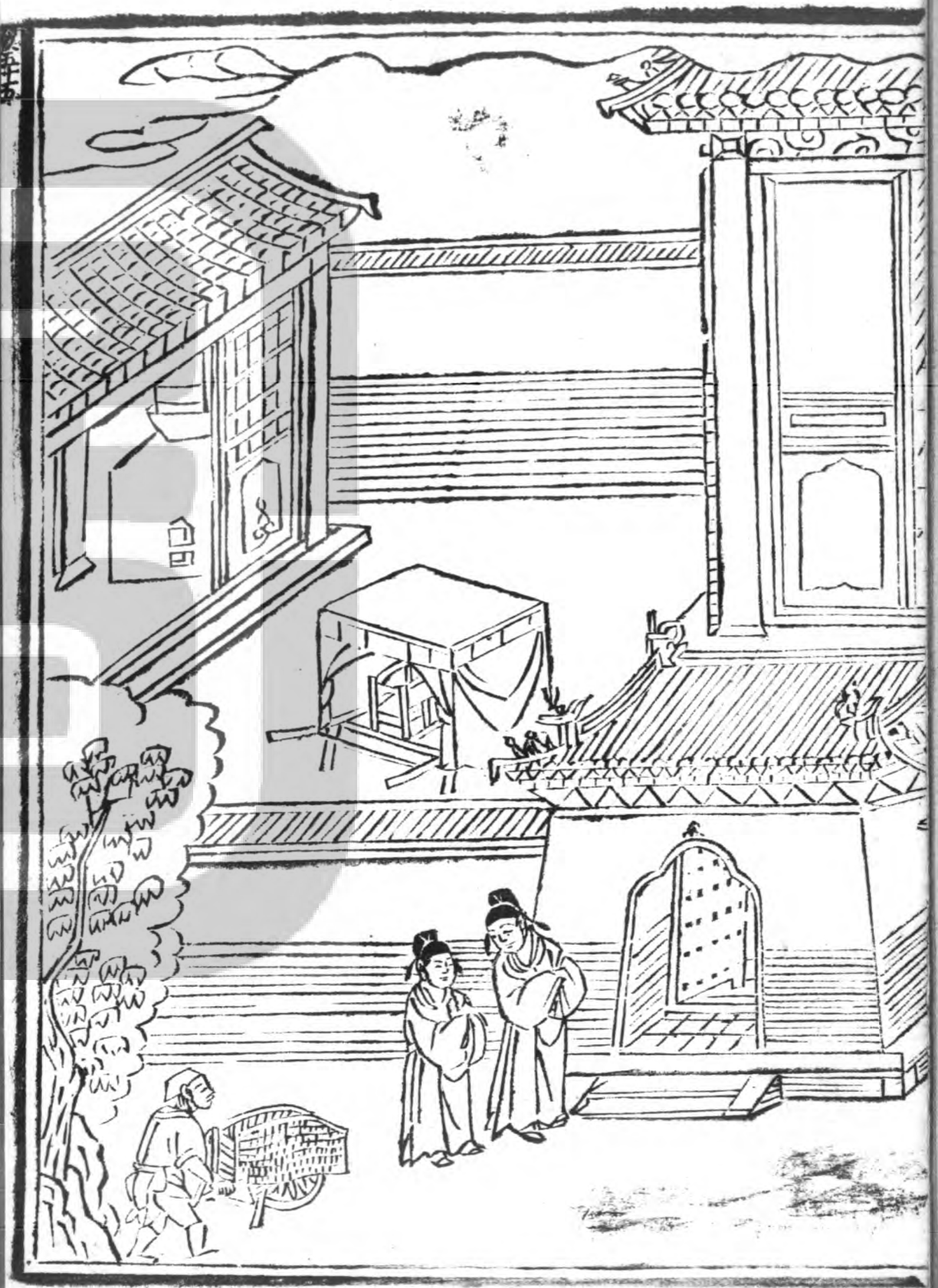


长乐郡
振録西
齋子也

捨身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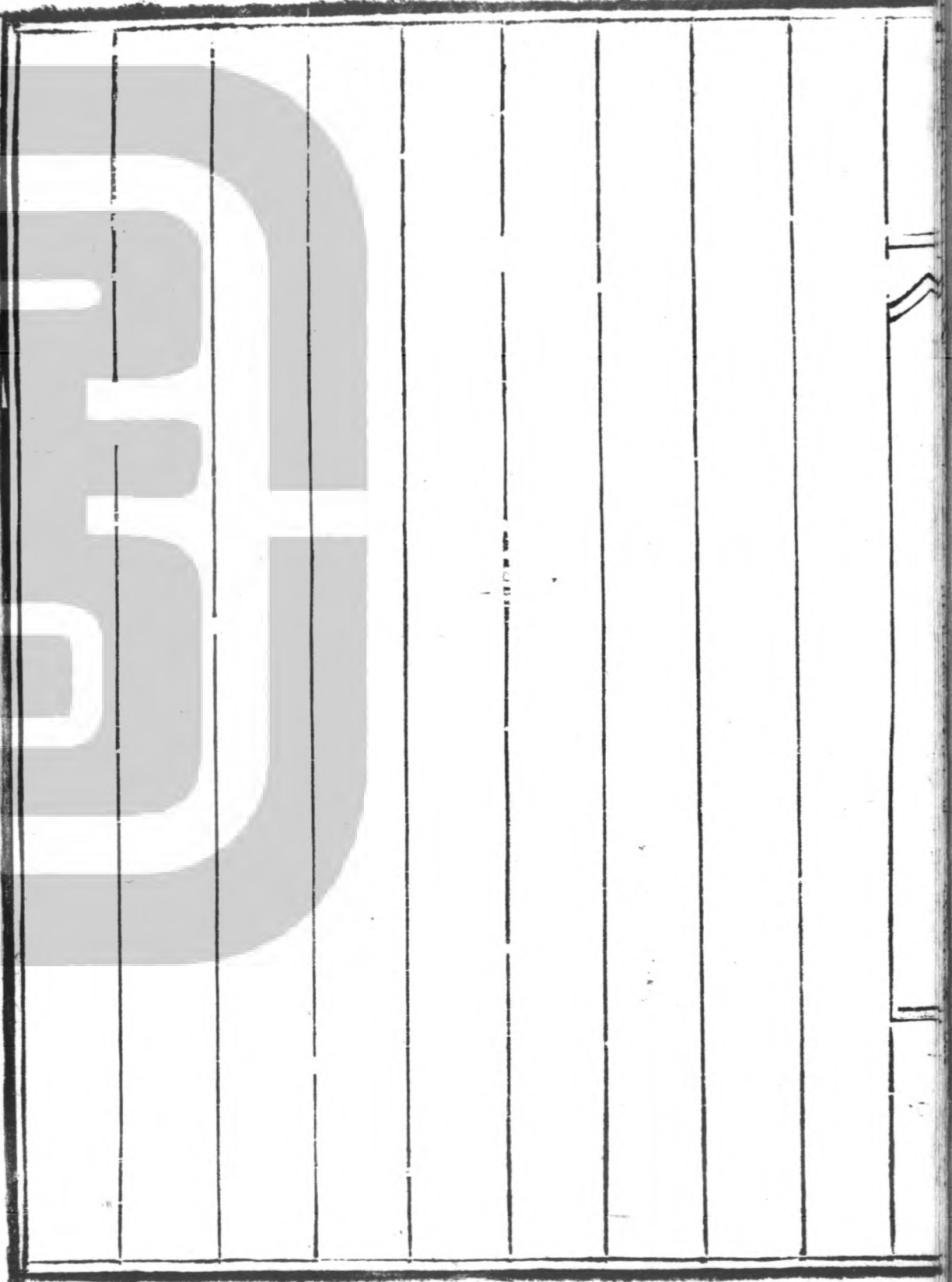


梁史。紀武帝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
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為四眾講
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
許。

解 六朝梁史上。記武帝惑于佛教。尊信甚篤。親
自幸同泰寺。設為大會。聚集僧俗人眾。脫去袍
服。穿了僧衣。行清淨大捨施之法。脩持齋素。出
了家。把自己的身子捨在寺裡。睡的是素牀。用
的是瓦器。坐的是小車。使喚的只是幾箇家人。

屏去了天子的奉養。件件用度與那出家的一樣。又親升講堂法座。為僧俗大眾講涅槃經。佛家說人死去精神常存。但示寂滅而已。叫做涅槃。故有涅槃經。武帝信之。故親講與眾人聽。文武羣臣見武帝迷惑。捨身在寺裡。無可柰何。乃共出錢十萬。獻在佛前。贖出武帝來。上表請帝還宮聽政。武帝初時不肯。懇請三次。然後許之。夫佛家棄父母妻子。捨身出家。乃西夷之教。不可以治天下。梁武帝不思宗廟社稷之重。土地人民之託。妄自捨身佛寺。傾國以奉浮屠。不過惑於因果報應之說耳。後來侯景之亂。餓死臺城。佛安在哉。

縱酒晏殺



齊史紀齊主洋嗜酒淫佚肆行狂暴嘗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

解六朝齊史上記齊主高洋好酒而荒淫佚樂肆行狂暴嘗做下烹人的大鍋解人的長鋸與鐵剉碓曰等物擺列庭中以為刑具每醉便手自殺人以為戲樂那時宰相楊愔不忍無罪之人被殺乃簡那該死的囚犯置列庭仗之內叫



做供御囚。待齊主醉後要殺人之時。就以此囚
應命。夫人命至重。雖犯罪該死。猶且三覆五奏。
然後行刑。是以禹見罪人。下車而泣。重人命也。
齊主酷暴若此。豈不大失人心。然齊主即位之
初。亦嘗留心政事。推誠任使。軍國機務。獨自裁
決。可為賢主。後來只因好酒亂性。遂成無道之
君。此大禹之所以絕旨酒。而書作酒誥以為戒
也。

華林縱逸



齊史。紀齊主緯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衣。行乞其間以為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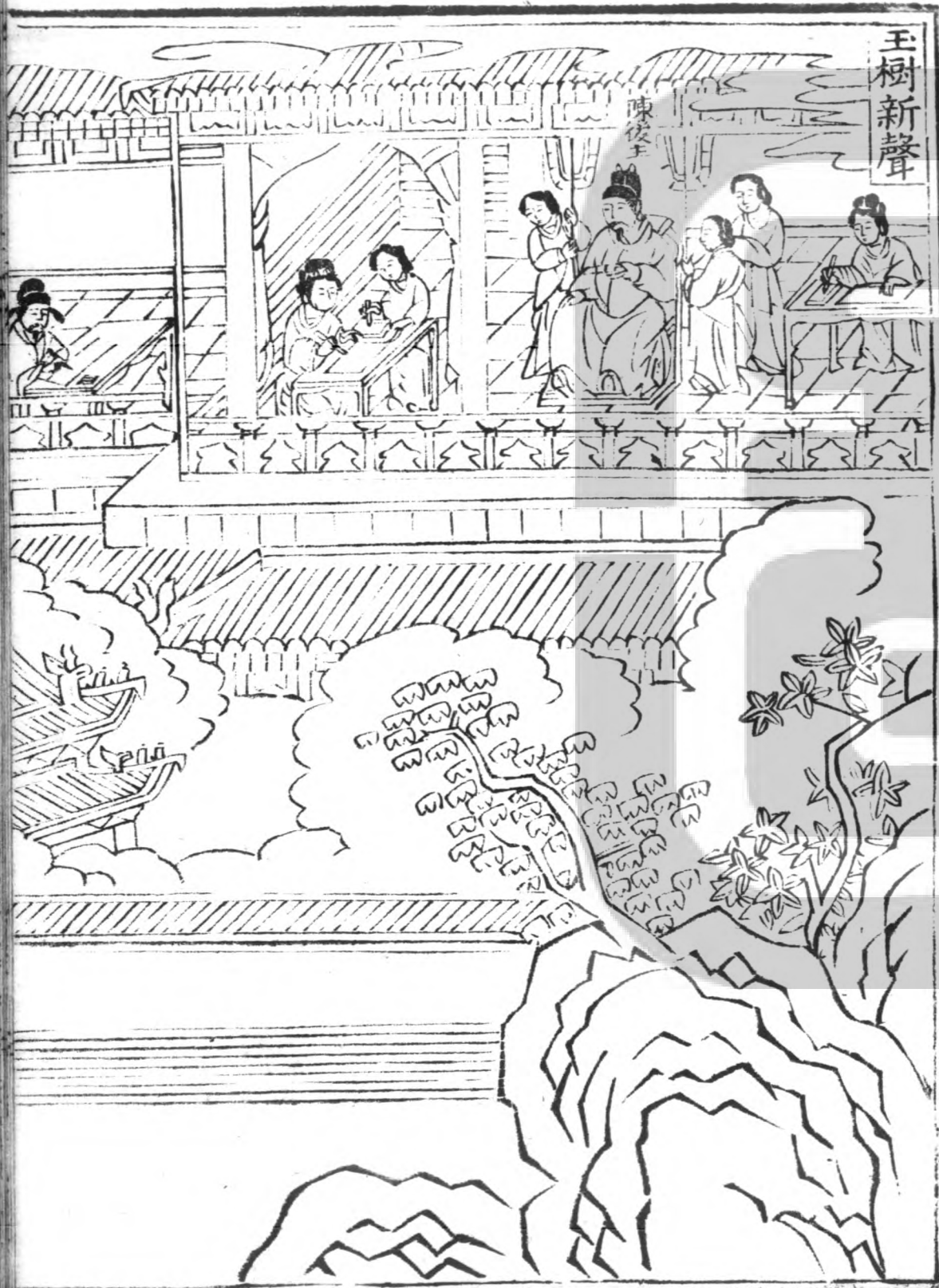
解六朝齊史上。記齊後主緯好自彈琵琶。唱曲所唱的曲子音調哀慘。聞者悲傷。反名無愁之曲。說他做天子。長享快樂。更無憂愁也。民間相傳其事。遂號他為無愁天子。嘗於華林園內立貧兒村。自家穿着藍縷衣服。粧做乞人的模樣。行乞飲食。以為戲樂。荒縱至此。焉得不亡。後為



周宇文邕所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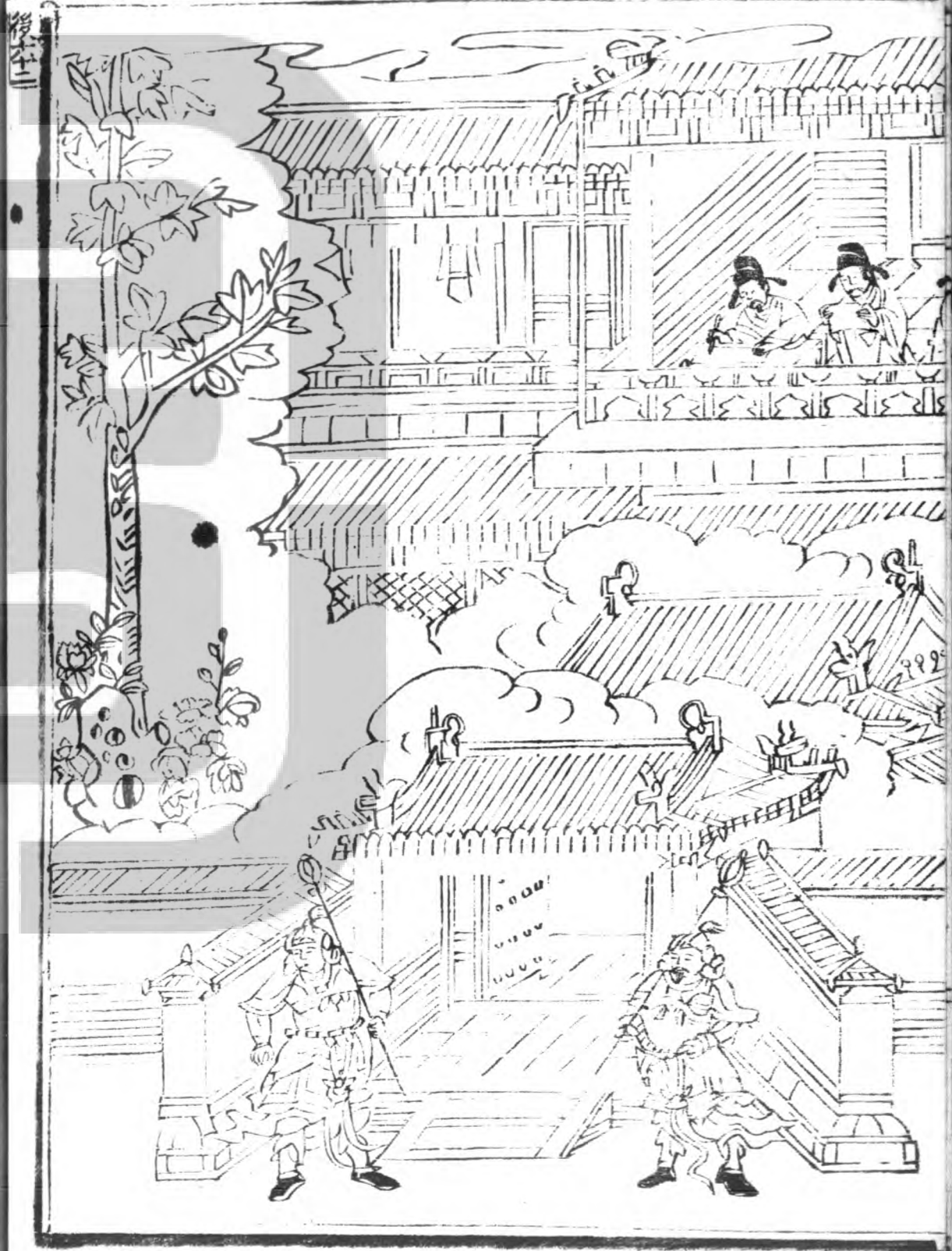
玉樹新聲

陳後主



陳史。記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上每飲宴。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為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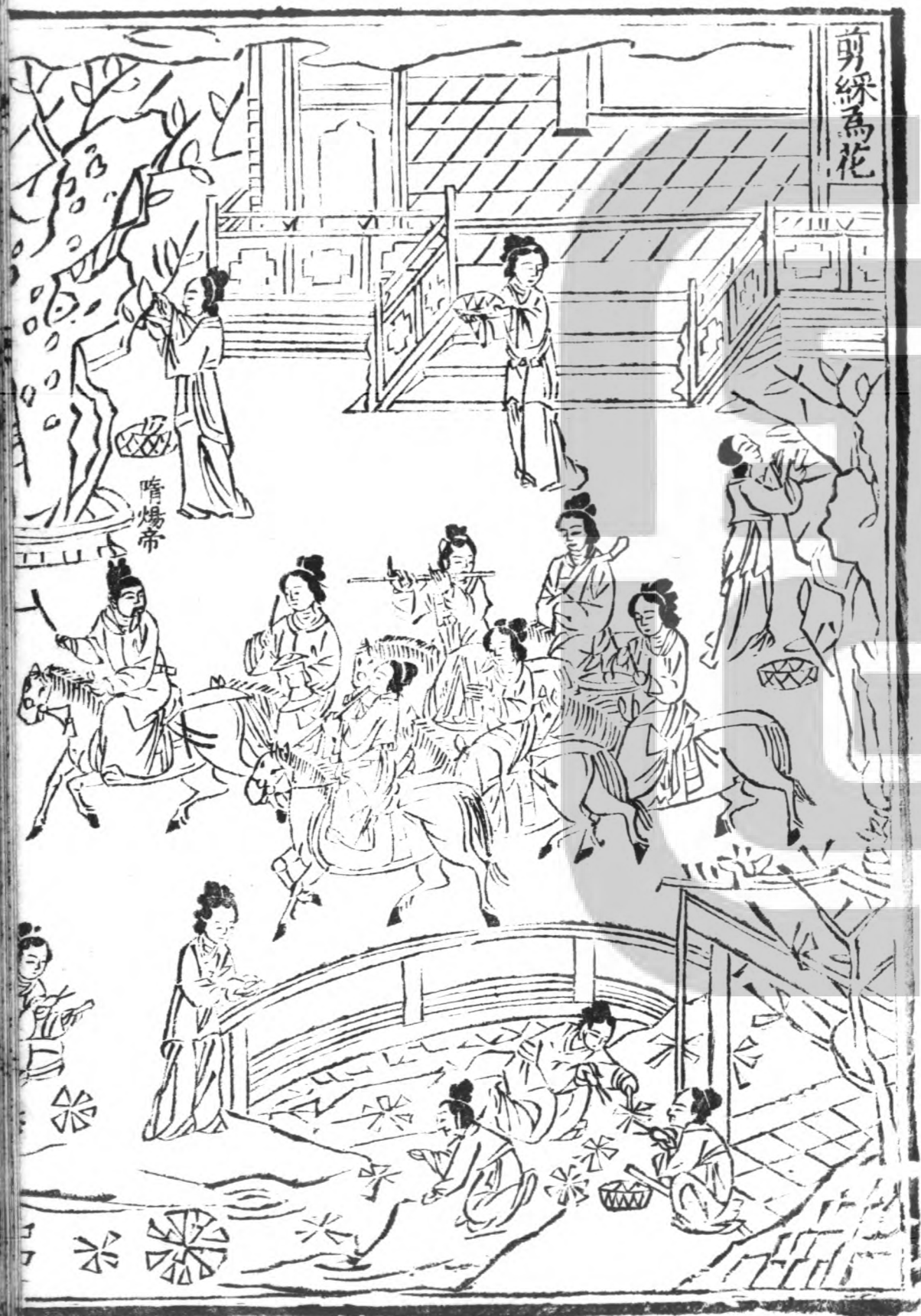
解六朝陳史上。記陳後主叔寶在位。荒淫無度。起三座高閣。一名臨春。一名結綺。一名望仙。各



高數十丈。濶數十間。其牕牖欄干。都是沉檀好香做成的。又飾以金玉。嵌上珠翠。閣裏所擺設的衣服玩器。都是珍奇美麗之物。近代所未曾見者。其宮室服用之侈如此。後主又好為詞曲。選宮人能文的。叫做女學士。羣臣能文的。如江總。孔範等。都縱容他出入禁中。陪侍遊宴。叫做狎客。後主每飲宴。即命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每同作詩。一贈一答。以為娛樂。無復顧忌。諸詩之中。揀詞語極豔麗的。被諸管絃新作一樣。

腔調。選宮女千餘人。都唱此曲。與樂聲相和。其曲有玉樹後庭花及臨春樂等名目。曲中的說話。大畧都是誇美諸妃嬪的容色而已。君臣酣飲狂歌。自夜晚直到天明。每日是如此。以為常事。其聲色遊宴之娛。又如此。夫人君為萬民之主。當愛養財力。惟恐不足。兢業政事。猶恐有過。而後主乃窮奢極侈。流連荒亡。其於民力國事。都不暇顧。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正。今後主有四焉。

欲不止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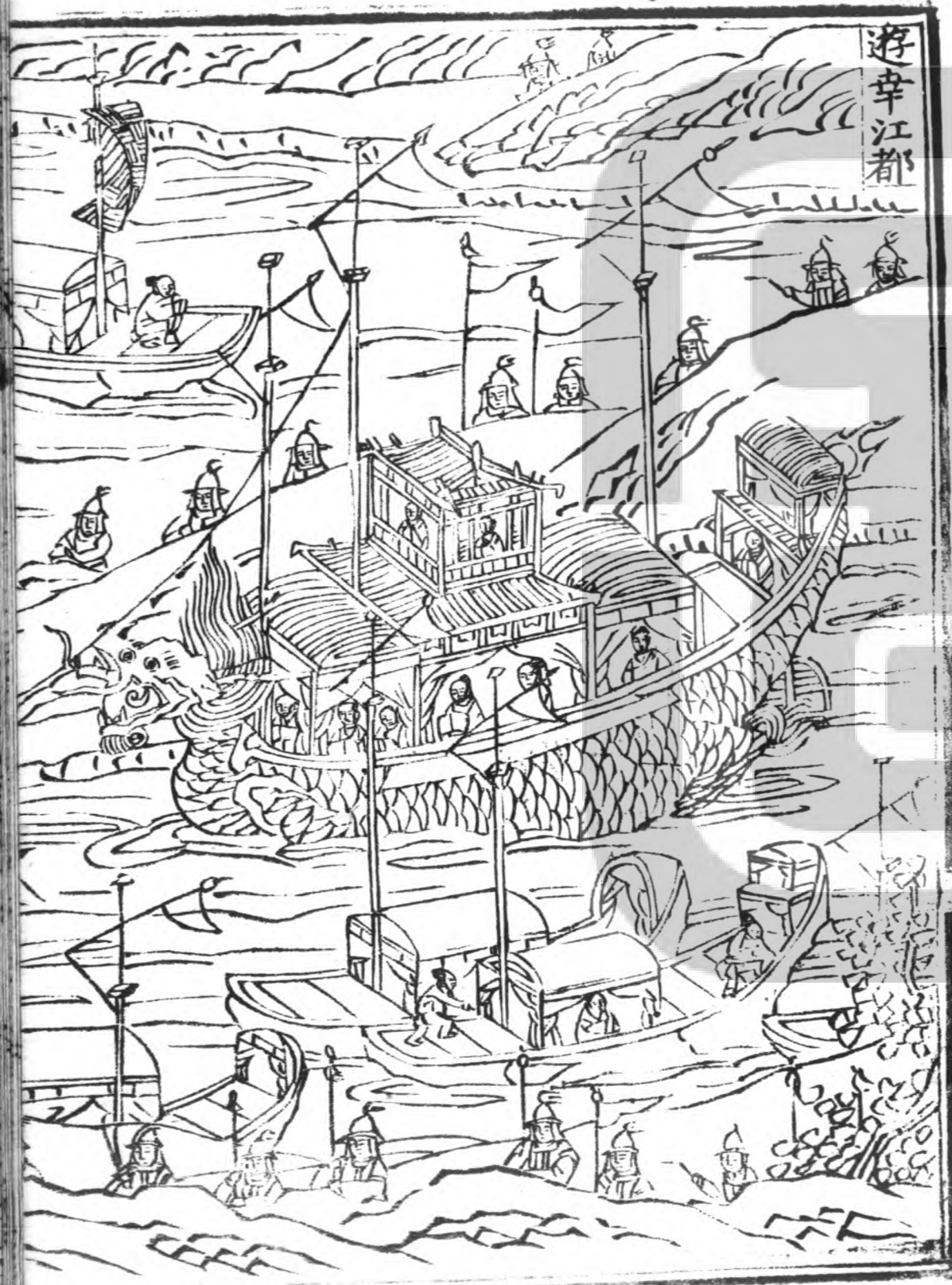
隋史紀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為荷菱芡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解隋史上記煬帝溺於逸遊用度奢侈於宮中



營築別苑一所。叫做西苑。周圍有二百里寬。中為海子。周圍亦十餘里。海中起方丈蓬萊瀛洲等山。以象東海中三神山。各高百餘尺。山上都有臺觀宮殿。羅列於上。海子北邊。開一道河渠。縈紆迴繞。引水注於海子內。沿渠蓋院落一十六所。院門都傍臨着河渠。每一座院裏面。都有宮人美女。而以四品夫人掌管。窮極華麗。以恣遊翫。遇秋冬時節。見宮樹彫落。則剪五綵絹帛。為花為葉。綴於枝條之間。於池沼中。亦剪綵為

荷。為菱。為菱。為菱。帖在水面。與春夏間的景物一般。久之。若顏色改變。又換上新的。其侈靡如此。那十六院中的宮女。彼此各以殺饌精麗。相爭相勝。以此希恩取寵。煬帝遊觀無厭。惟日不足。好乘月夜。隨後宮女數千騎。遨遊苑中。命詞人編成清夜遊的歌曲。使宮女於馬上唱之。未幾。又遊幸江都。留連不反。遂以失國。考之於史。隋煬帝之父文帝。性貪好利。洛陽府庫財貨山積。煬帝始為晉王。讒殺太子而嗣立。即位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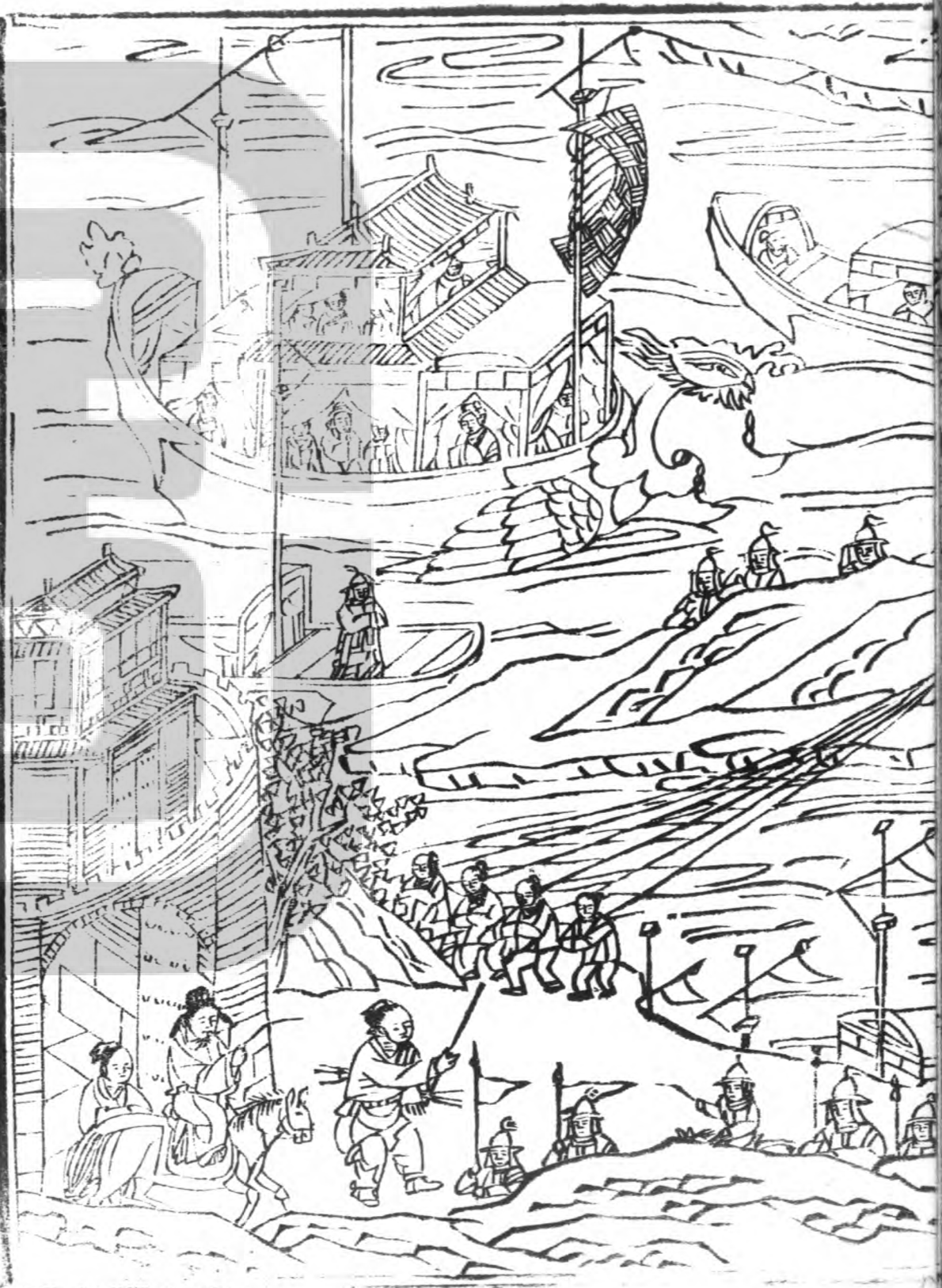


遊幸江都

見國家財物無富。遂奢侈縱肆如此。嗟乎。浚百姓之膏血以實府庫。而付之於凶狡淫惡之人。貽謀如此。不亡何待。然則隋室丘墟。不獨煬帝之罪。蓋亦文帝之過也。夫人主欲為後世子孫長久之計。唯在示之以恭儉仁厚。而審於付託哉。

隋史紀煬帝幸江都龍舟四重上重有正殿內殿
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
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
水殿也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以下乘之
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
數千艘舳舻相接二百餘里騎兵夾兩岸而行所
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一州至百輦極水陸
珍奇後宮厭飫多棄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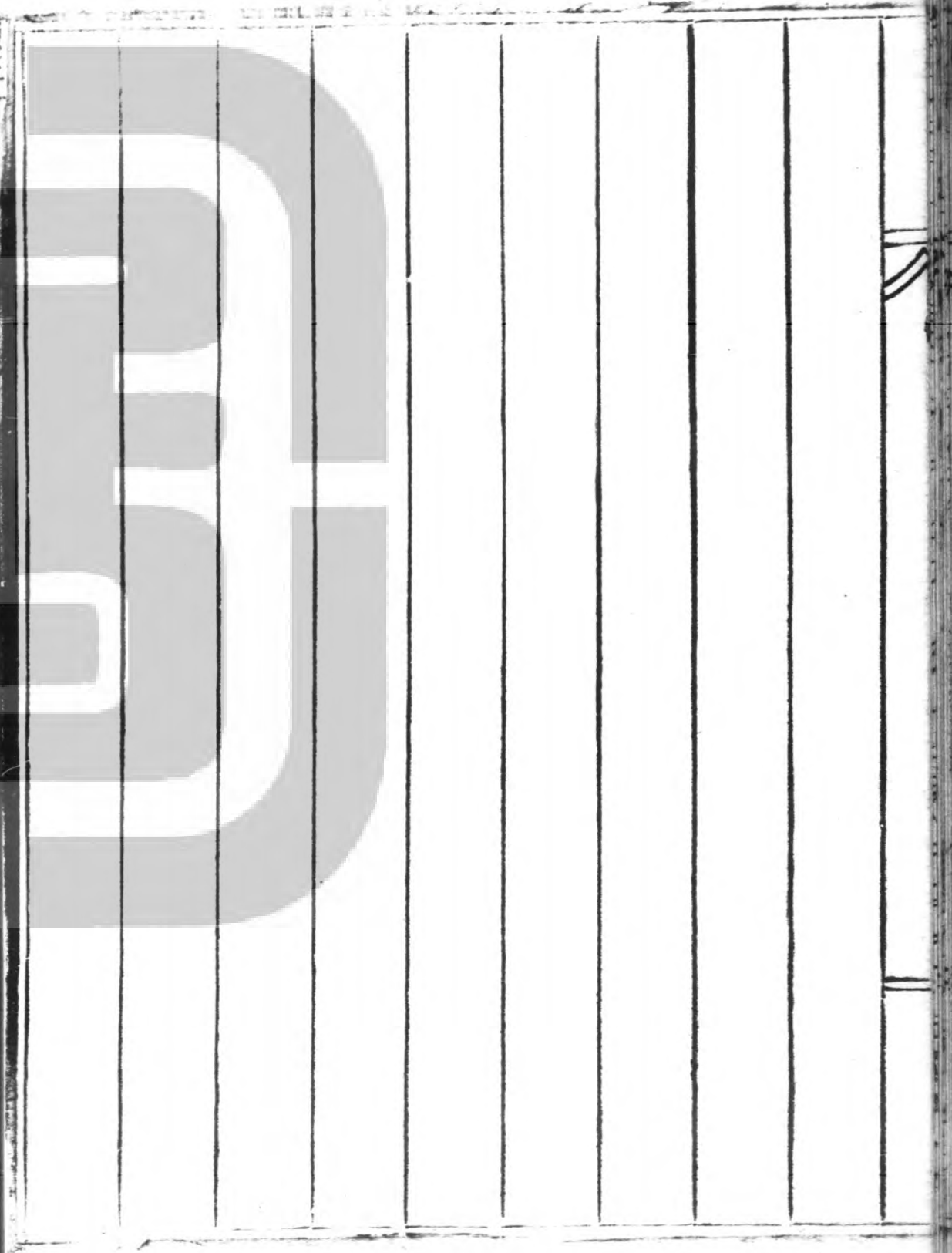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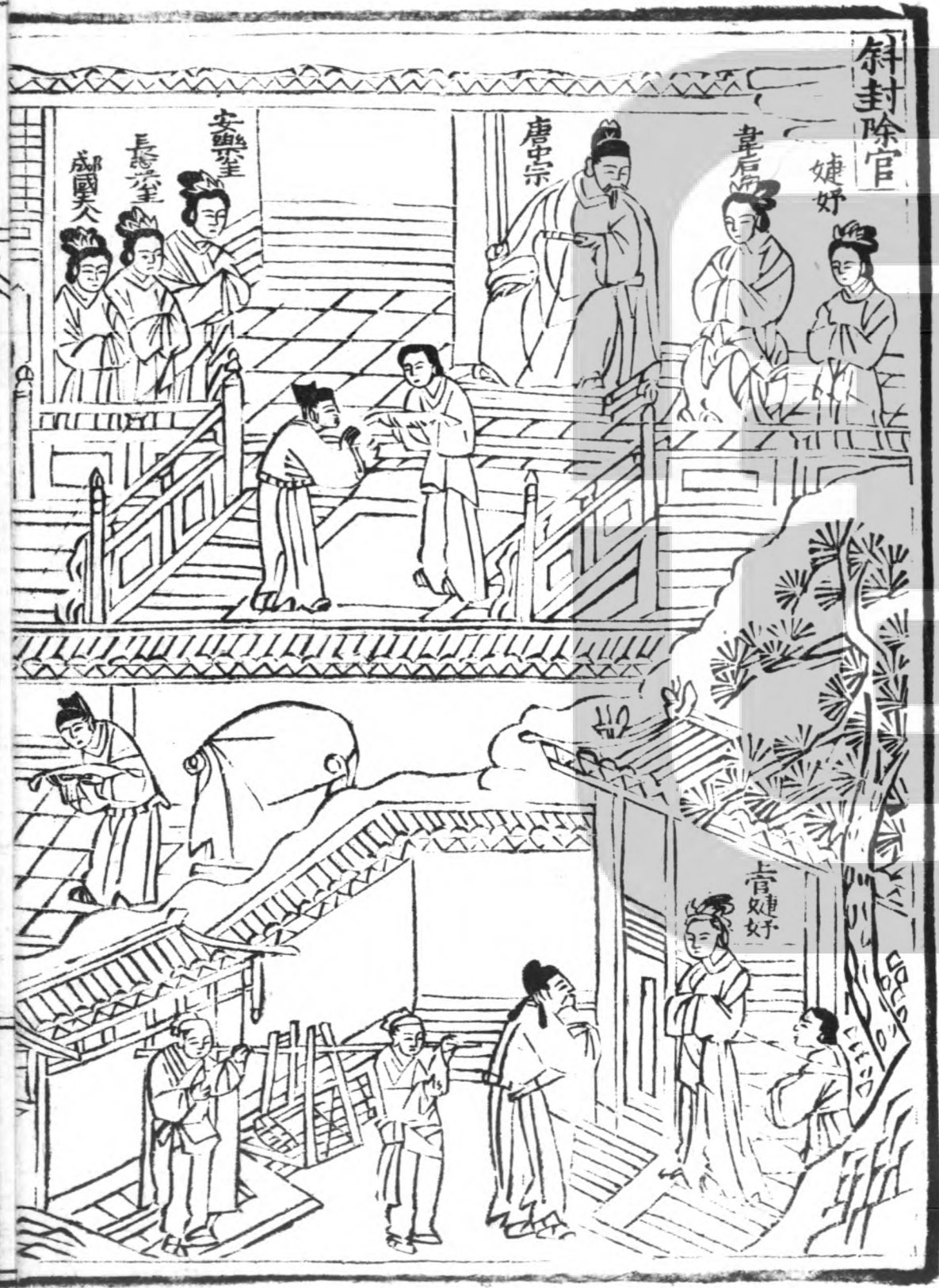
解隋史上記煬帝從水路巡幸揚州江都地方



所乘的龍舟極其高大。一舟四層。上層有正殿。內殿。朝堂。中兩層有一百二十間房。這三層都用金玉粧飾。第四層是內侍所居。皇后乘的叫做翔螭舟。制度畧小些也。一樣華麗。別有九隻船。叫做浮景。一船三層。這九隻船都是水殿。以象離宮別館。其餘船數千隻。是後宮諸王公主百官以下乘的。共用扯船的夫八萬餘人。皆以錦彩為衣。還有護衛軍士坐的船。又數千隻。這許多船在江中。頭尾相接。二百餘里遠。又有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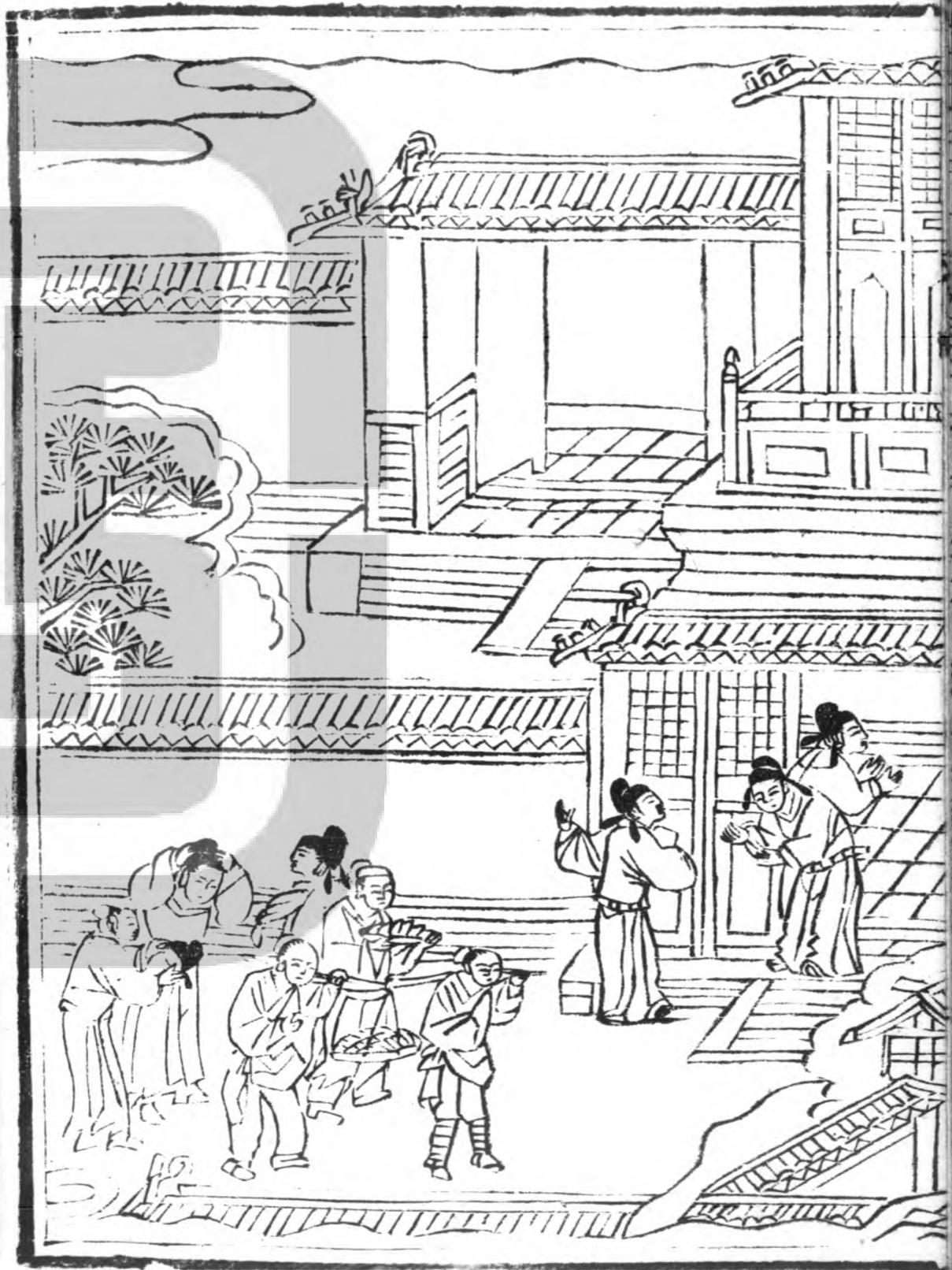
軍擺列着在兩岸上。夾舟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都要供獻飲食。多者一州就有百車。窮極水陸珍奇品味。后宮厭飫。用不盡的。無處安頓。多棄埋之。夫煬帝祇為適一己之快樂。不顧百姓之困窮。為巡幸之費。一至於此。豈知民愁盜起。禍生肘腋。江都之駕未回。而長安洛陽已為他人所據矣。豈非千古之鑒戒哉。

斜封除官



唐史紀中宗委政官闈安樂長寧公主及韋后妹
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尚容紫氏女巫第五英兒皆
依勢用事賣官鬻爵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
別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上
官婕妤等皆有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咸出其門交
通賄賂以求進達

解唐史上記中宗在位沉溺酒色不恤國事把
朝廷政務都只委託於皇后韋氏因此政出多
門朝綱壞亂韋后的女安樂公主長寧公主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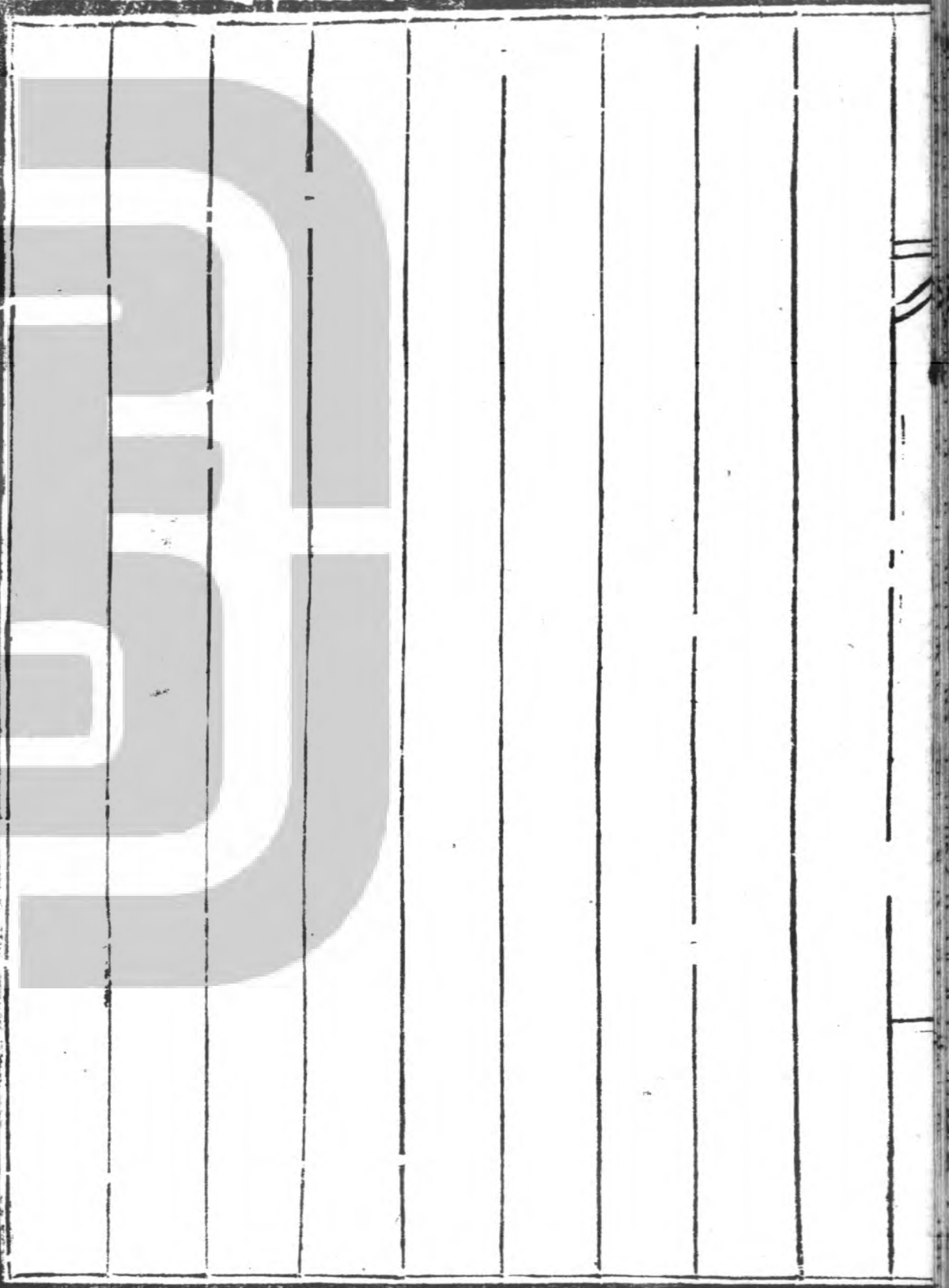
其妹邴國夫人。及宮人上官婕妤。尚容胤氏。女
巫第五英兒。這幾箇女寵都在內用事。將國家
的官爵。擅自出賣。不拘甚麼出身。就是那屠戶
賣酒。及一應下賤的人。但納得三十萬銅錢。裡
面就降一道勅書。除授他官。斜封着付中書省
發行。也不用文憑。也不由吏部。以此當時把這
用賄買官的人都叫做斜封官。官爵至此。冒濫
極矣。又上官婕妤等數人。外面都置買下私宅。
有時出到私家來。有時進入宮裡去。出入任意。

沒人敢禁止他。一時朝士都出其門。交通賄賂。
以求援引進達。風俗至此。敗壞極矣。按史中宗
遭武氏之亂。久罹幽辱。備嘗艱阻。一旦復位。正
宜總攬乾綱。勵精圖治可也。乃又溺愛衽席。至
使威福之柄。盡出宮門。爵賞之典。下逮僕隸。所
謂前車既覆。而後車不以為戒者也。未幾。中宗
遂為韋后所毒。唐祚幾於再傾。嗚呼。可鑒也哉。

觀燈市里



後三



唐史紀中宗春正月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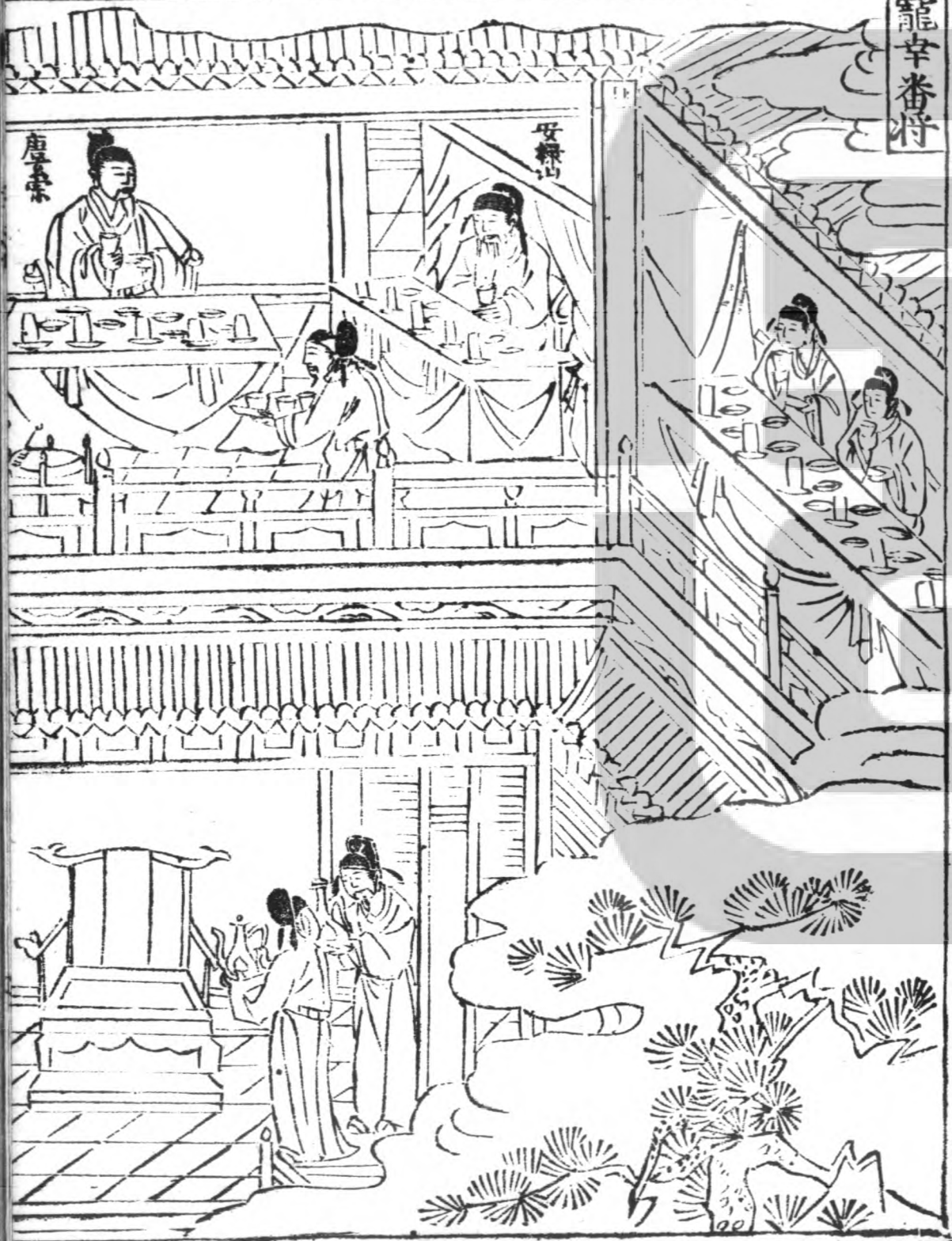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中宗末年委政宮闈任情為樂嘗

于正月元宵夜與韋皇后私出宮禁觀燈于街市里巷之間夫人君以萬乘之尊居九重之上當勤政事戒逸樂况中宗遭憂患之後乃不知戒慎恣情極意以天子之貴觀燈市里混襍于庶民之賤又且與皇后同行尤為不可一則失居尊之體二則昧防變之智三則壞宮闈之法四則倡淫蕩之風一舉動之間犯此四大戒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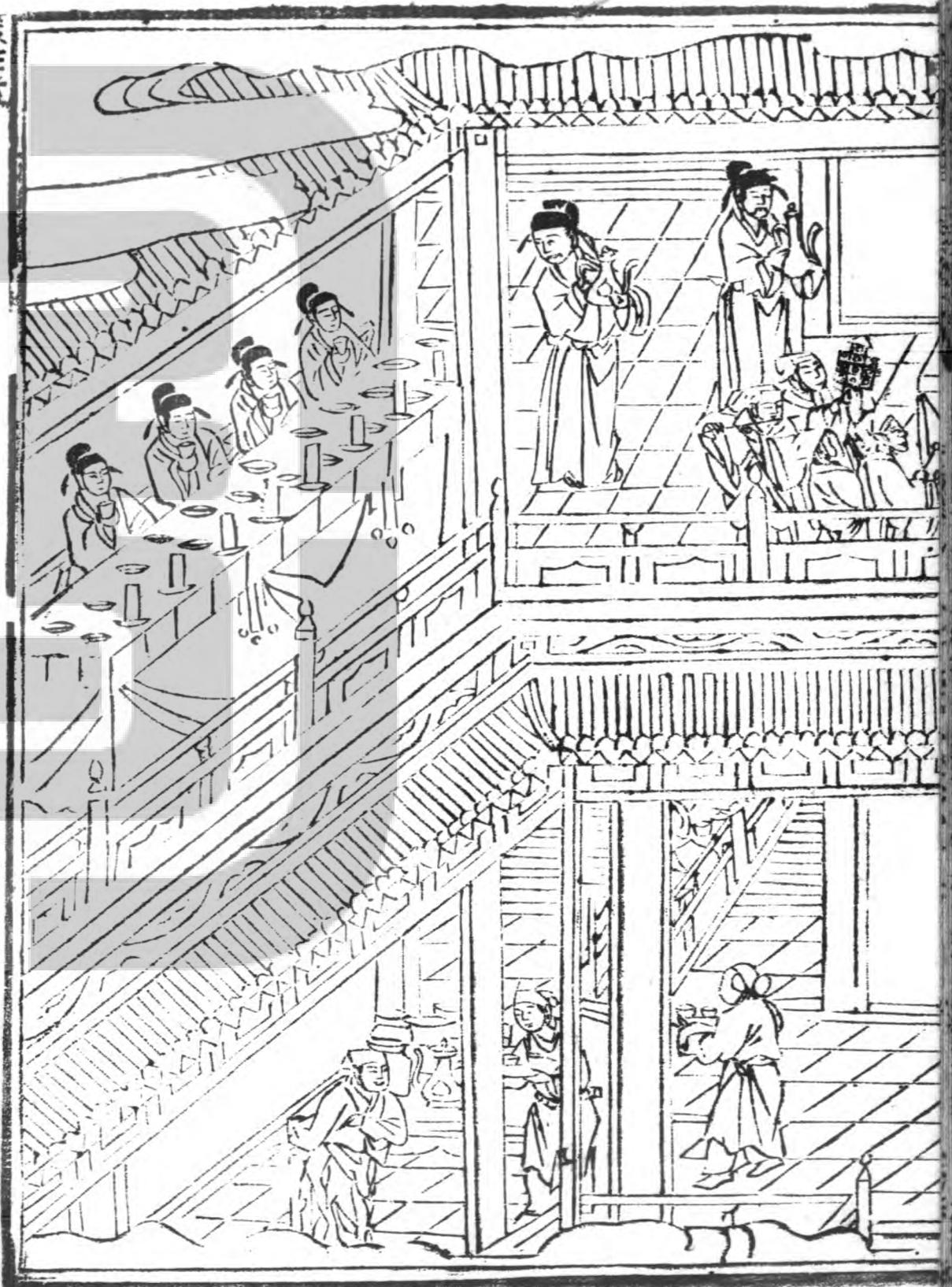
非萬世之永鑒也哉

寵幸番將



唐史紀玄宗以番將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為御史大夫。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上常指其腹曰：胡兒腹中何所有？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容其出入禁中。上與楊貴妃同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益悅之，常宴勤政樓，百官列坐，特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令捲簾以示榮寵。

解唐史上記玄宗寵一箇胡人，叫做安祿山，用



他做范陽節度使。掌着一鎮的兵馬。又加他以御史大夫之職。那安祿山身體肥大。腹垂過膝。看他外面的模樣。恰似箇癡蠢直遂的人。而其心却姦狡慧黠。玄宗嘗指着他的肚子問說。胡兒你肚裏有此甚麼。這等樣大。安祿山對說。臣腹中更無他物。止有一點報國的赤心耳。玄宗聽說。甚喜。又容他出入宮禁。一日玄宗與楊貴妃同坐。祿山進見。先拜楊貴妃。後拜玄宗。這是祿山知道玄宗寵幸楊妃。故意趨奉。以悅其心。

及至玄宗問他何故如此。他却對說。我虜人的風俗。先母後父。固如此耳。玄宗不知其詐。越發喜他。又一日在勤政樓上筵宴羣臣。百官都兩邊侍坐。玄宗令於御座東間。張一副金雞彩障。設一箇座榻。命安祿山特坐於羣臣之上。還令捲起簾子。使人看見。以彰其榮寵。按史。祿山曾犯死罪。宰相張九齡謂其貌有反相。勸玄宗早除之。玄宗不惟不聽。反加尊寵。其後祿山果反。致令乘輿播遷。中原版蕩。唐之天下。幾於淪亡。

玄宗始悔之晚矣。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不信哉。

陸宗輿印

